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屋檐上的艺术

中国古代瓦当



陈根远 朱思红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陈根远 朱思红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出版策划：孙旭军

责任编辑：王荣川

封面设计：邹小工

屋檐上的艺术

——中国古代瓦当

陈根远 朱思红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码：610012 电话：(028) 6672682 6672690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内江市新华路123号 邮码：641000）

成都科技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6 字数 168 千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ISBN7-5408-3218-5/K·36 定价：16.70 元

*

*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6636481 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823)2022131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张文彬

主编：王仁湘

副主编：古 方 陈建明

编 委：王仁湘 王荣川 古 方

孙旭军 李殿元 陈建明

苑容宏



王仁湘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总序

我们一起寻根 我们共同探源

古老的历史，并没有全都记载在浩瀚的史书里；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全都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往事如烟，岁月悠悠，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她有许多深藏在历史尘埃中的秘密，等待人们去探寻。

被称为“尘土学者”的中国考古学家们，为了探索华



夏文明的奥秘，发掘出了许许多多被历史尘埃掩盖的珍宝，他们将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那些辉煌的篇章，展现在现代文明面前。

考古学家是经历人生艰辛最多的一类学者，他们苦苦求索，锲而不舍，硕果累累。

他们跋涉祖国的山山水水，走岩棚，入洞穴，风餐露宿，辛勤追寻人类起源的证迹；他们聚中原，散边陲，踏破铁鞋，艰难探寻华夏文明起源的轨迹。

他们奔走在古代骆驼商队往来过的丝绸之路，探访古代中西文化交汇的接点，发现了一颗又一颗大漠明珠；他们一次次进入古人生活过的聚落废墟，仔细审视它的主人遗下的足迹，亲身感受我们的先民们存留的气息。

他们周密勘探一座座湮没的千年古都，查证昔日的纵横街坊，复原消逝的巍峨殿宇；他们亲手开启历代帝王陵墓的大门，领略皇家葬礼的威仪，揭示神圣地宫的奥秘。

他们细心临摹古代墓室斑驳的壁画，揣摩无名画工的真实用心，再现古代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他们流连在残断的甲骨简册之中，辨识早已音义无存的字符，重现方块汉字演化的信息。

他们深潜江河湖海，寻找波涛吞没的古代商船，探取



静静沉没在水下的珍宝；他们查访沙海深山的石窟摩崖，感受泥塑石雕折射的佛光，探索古代佛教艺术的真谛。

他们几乎天天在摩挲古人使用过的器具，研究它们原本的用途，揣度古代工匠不朽的匠心；他们寻觅到许多被历史老人遗忘的事物，纠正了不少世代相传的误说，费心考查万物的来历……

令人有些遗憾的是，本来是最质朴的学者，被人理解却越来越不容易；本来是一门大众化的学问，却久在象牙之塔愈来愈神秘。人们不了解从事这寻根探源的文物考古学家们，也更不了解华夏瑰宝重见天日的曲折过程。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憾，我们就有了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也是为着了却一个久久不能忘怀的心愿。本丛书旨在普及文物考古学知识，企求在文物考古工作者与普通读者之间，架起沟通彼此的通畅桥梁，提供一个直接对话的机会。

丛书的大部分作者，都是研究文物与考古的学者，作者在这里奉献的，是他们孜孜不倦研究华夏文明的心得，是他们辛辛苦苦探寻华夏文明的收获。作者们说道的不仅有收获的喜悦，还有探索的艰辛；不仅有珍宝出土的传奇故事，也有探索者自己的离合悲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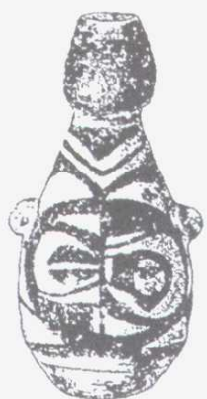
丛书探讨的，是人们触摸得到的曾经深藏在历史尘埃



中的华夏文明，拂去历史尘埃，这些神州宝藏便见缤纷光彩。沐浴文化的雨露，蹈循历史的印迹，我们可以聆听到华夏文明演进的千古足音。

古老的华夏文明，像是一座巨大的迷宫，锁住了太多太多的秘密。我们的作者们领先一步，进入这千古迷宫探秘，一睹尘封的光彩，他们愿意与读者分享先睹的快乐，与素不相识的老少读者进入时空隧道，一起寻根，共同探源。





1



2



3



10



4



5



6



3 2 1
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
瓦当——西周重环纹瓦当
战国秦虎雁纹瓦当
战国秦夔凤纹瓦当

6 5 4
战国秦猎人斗兽纹瓦当
秦夔纹瓦当（面径10厘米）
西汉『千秋万岁』瓦当的
正面及背面





17

19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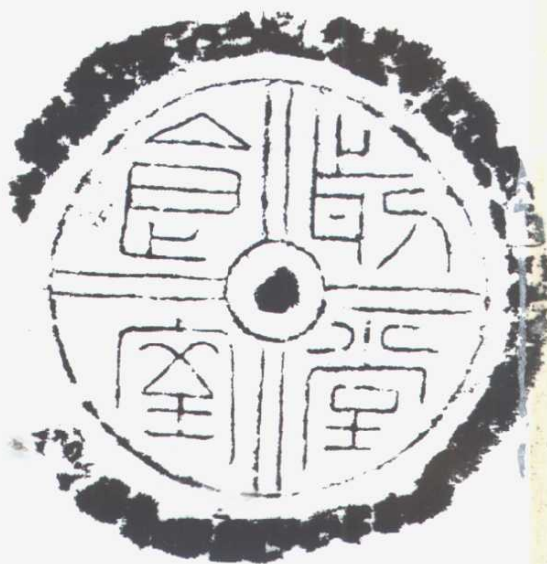
秦始皇陵出土的板瓦（瓦唇涂有朱色）
最新出土西汉『前堂食室』瓦当拓片及赵熊题跋

18

汉『长生无极』瓦当砚



18



前堂食室瓦前所未見九十年代初出土
书西夏附近出土原瓦已出陕域或入異邦
夫惜哉余儘得此拓片并獲復印件原
拓用此大其筆畫神全失近先視之則
可見挺拔峻拔之韻致根底通光打滙集
瓦當精品而向於余據此備用
丁丑仲夏
上愚并記

19



前言	(1)
古人的著录与今人的研究	(9)
四阿沧桑 瓦当护椽	
——瓦当的出现	(27)
百花齐放 各领风骚	
——战国时期的瓦当	(34)
獾龙夔凤 秦人灵气	(35)
简洁清新 齐鲁风范	(63)
狞厉森然 燕赵古韵	(75)
绚烂夺目 如日中天	
——两汉时期的瓦当	(89)
变化万千的图案瓦当	(90)
四神瓦当的卓然风采	(99)
祈福致祥的文字瓦当	(111)
风雨飘摇	
——魏晋时期的瓦当	(195)
渐闻佛音	
——南北朝时期的瓦当	(203)
碧瓦朱甍	
——隋唐时期的瓦当	(212)



落日余辉

——宋元明清时期的瓦当 (225)

中国古代瓦当的制作与使用 (231)

秦汉瓦当的鉴定与收藏 (240)

后记 (265)



前言



住和衣、食、行一向被列为人类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从人猿揖别之始，先民就为生存不断寻找构筑栖身之所。从洞穴到半地穴式建筑，再到地面建筑，标志着他们锲而不舍地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不断向文明挺进的艰难历程。降至三代，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使大型宫殿的建造成成为可能。于是，在距今约三千一百年的西周早期，中国

古代建筑最重要的材料之一——瓦出现了，这是古代建筑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随着先民对中国独特的土木结构建筑中使用瓦的经验的不总结，瓦当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的瓦分为板瓦和筒瓦两种。房屋顶部覆瓦时，相对宽大的板瓦先顺次仰置于屋顶，然后再以相对弧度较大较窄的筒瓦覆扣于板瓦与板瓦纵向相接的缝上。在最接近屋檐的最下的一个筒瓦头部有一下垂的半圆或圆形部分，即是瓦当。作为筒瓦瓦头的瓦当，既有保护房屋椽子免受风雨侵蚀“出头先烂”的实用功能，又有装饰屋檐，寄托人们美好向往的艺术与精神效果。

从瓦当艺术最为兴盛的西汉时期的文字瓦看，当时瓦当有泛称为瓦的，如“都司空瓦”，有自称为当的。

“当”字繁体作“當”，在西汉“当”文中有下部从田的，如“冢上大當”“酒张冢當”；也有下部从瓦以表质地的，写作“甿”，如“长陵东當”“万岁冢當”；有自称瓦当的，如“冢上瓦当”。关于当字的本意，历来说法不一。清代程敦认为“当”指器物之底，并引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记：“堂谿公谓诏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zhī，古代一种酒器)而无当，可以盛水乎？’”检《抱朴子·广譬》亦有“无当之玉盃(wǎn，古代一种饮食器具)”的比喻。若此，瓦当可以理解为筒瓦之底。清乾隆年间曾任陕西巡抚的毕沅(秋帆)认为“当”即璧瑯之瑯，也就是说因为瓦当形若玉璧将瑯转借为屋椽头装饰的专词。西汉司马相如的名篇《子虚赋》有“华榱(cuī，椽子)璧瑯，辇道緌(群行状)属”之句，《史记》索隐曰：“裁玉为璧，以当榱头。”班固

《西都赋》也有“裁金璧以饰瑯”的说法。从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由“瑯”而来，后省作当，或以瓦质，又作“甿”。陈直先生在引《西都赋》时，进一步说：“《文选》注引韦昭说，裁金璧以为榱头，则瑯谓檐口出头之木，瓦当之位置，正在榱头之上，或因此得名。”所谓《文选》引韦昭说即指前引的《史记》索隐条。稍事对比，不难发现“裁金璧以当榱头”，“当”误作“为”，由于这一关键性错误，导致瓦当在榱头上而得名的错误理解。著有《金石丛话》的华东师大施蛰存教授认为“当”为挡之初文，就是阻挡、遮挡、抵挡之意。不管先贤对当字本意如何追索，它指最下一节筒瓦的瓦头下垂部分是毫无疑义的。

中国最早的瓦当集中发现于周人的老家，位于陕西省扶风、岐山境内的周原遗址。在西周瓦当滥觞之初，瓦当皆做半圆形，除众多的素面半瓦外，还有重环纹瓦当。这种重环纹是当时青铜器的典型花纹，说明瓦当纹饰与当时流行成熟的装饰纹样有直接的亲缘关系。至战国，七雄各霸一方，各国所用的瓦当多富浓厚之地方特色。而齐国故城（今山东临淄）的树木双兽纹半瓦、燕国下都（今河北易县）的饕餮纹半瓦、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的动物纹圆瓦当和咸阳的云纹葵纹瓦当等堪称个中翘楚，其中又以秦动物纹瓦当最为杰出。

秦人原是居于今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一带的古老嬴姓部落，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经济活动。公元前 677 年至前 383 年的二百九十余年中，秦国一直定鼎于雍城，经过

19位国君的不断经营，秦雍城宫殿宗庙广布。但游牧民族的古老因子仍使他们不能割舍对动物的天然兴趣，于是在秦人的宫殿建筑上出现了大量动物纹瓦当，其中包括鹿纹、豹纹、双獾纹、斗兽纹、虎雁纹瓦当等等。雍城出土的动物纹瓦当显示出秦人对动物的偏爱与细心观察，如奔鹿的矫健、卧鹿的机警、子母鹿的温情等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总的说来，战国以图像瓦为多。到了秦代，以云纹、葵纹、网纹等图案为母题的瓦当流行起来，其实物主要发现于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陕西关中一带。奋六世之余烈的秦始皇在他的虎狼之师所向披靡的同时，曾马不停蹄地巡游大江南北。在他足迹所至之地，或建有行宫，因而在关中京畿以外的地方，风格独具的秦瓦当也时有发现。如在渤海湾的辽宁、河北交界地区的绥中、秦皇岛一带的秦行宫遗址等。

至汉代，瓦当在使用的广泛性与艺术性方面都臻至它的鼎盛时期。当时在西汉的三辅（今陕西关中）、渭水流域，物产丰饶，植被茂盛，离宫别馆掩映其间，故陕西遗存西汉瓦当极多。另外在齐鲁故地、福建崇安城、广州南越王国建筑遗址，汉代瓦当也多有发现。至于更远的发现从内蒙古一直可推至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地区。

西汉瓦当除了变化多端的各式云纹瓦当外，西汉中期出现了瓦当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类——文字瓦。瓦当的直径多在15厘米~18.5厘米之间，小者如“佐弋”瓦，